

把自己活成屋檐了

■孙道荣

“我回去了啊。”自从结婚以后，每次离开父母家，回自己的家，跟父母告别时，他都不说“回家”，而是“回去”。他在这个家生活了28年，这个家就是自己的家，回家，就是回到这里，回到父母的身边。忽然有了另一个家，自己的小家，这让他既欣喜，又莫名地有点淡淡的忧伤。他知道，从此以后，他跟外人说“回家”，就是回自己的那个小家，而不再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这个家了。

但他在父母面前，从不说“回家”，他只说“我回去了”，或更简洁“我回了”，他觉得，在父母面前说“回家”，总有点怪怪的。虽然他也明知道，父母的家，已升级成了自己的老家了，而那个新组建的小家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。他改不了口，他也不想改口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还是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，就像妻子，也还是把她父母的家，当成她的家。她跟他说，“我回一趟家。”他就知道，她回的，是她的娘家。

有了儿子后，他们的小家，才像一个真正的家了，一家三口，其乐融融。儿子小的时候，周末，他带儿子去看望自己的父母，跟儿子说：“走，我们回家。”儿子稚嫩的小脸一脸迷惑，“爸爸，我们不是在家里吗，还回什么家？你是不是傻了啊？”他当然没傻，但儿子的话，让他恍过神来，傻乐一乐，“我是说，带你回爷爷奶奶家。”儿子愿意去爷爷奶奶家，爷爷奶奶比爸爸妈妈更疼他，总是给他准备很多好吃的好玩的。到了下次，再带儿子去看望父母，他还是习惯性地说，“儿子，我们回家去。”儿子不再迷惑了，他已经明白，爸爸在自己

家里说“回家”，与在外面说“回家”，意思是不一样的，是去爷爷奶奶的家。

在父母家吃一顿饭，或者待上一整天，离开的时候，儿子有两种态度：有时候是迫不及待地离开，“回家喽，回家喽！”兴奋得直嚷嚷。爷爷奶奶乐呵呵地看着他，“瞧这个小东西，回家这么开心，爷爷奶奶家不好吗？”语气里有些落寞。也有时候，儿子舍不得离开，哭着嚷着不肯走：“不回家，我就不回家！”奶奶拉着他的小手，对他和妻子说，“要不你俩先回去，就让他跟我们住一晚，你们明天再来接他？”语气里带着恳求。他如果不答应，儿子就会耍赖，“不是你说回家的吗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”他和妻子相视一笑，由他，正好我们也能清静地过一次二人世界。

儿子年龄渐长，学业开始紧张起来，很少有时间再与他们一起去看望爷爷奶奶了。妻子的工作也忙，还要抽空去看望自己的父母，渐渐地，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去探望父母了。每次回父母家，他都尽量把家里的力气活，都做了，将需要爬上楼梯的事情，也都一把撸了，父母年岁大了，自己又不能每日陪在身边，尽可能不留隐患。有一次，客厅的一个灯泡坏了，老父亲在桌子上架了把椅子，自己换灯泡，差一点摔了下来。他叮嘱父母，这么危险的事，今后千万别做了，找个师傅来做，或者等他回来。有时候，父亲或者母亲身体不舒服，他就会在家住一两晚，陪伴他们。打电话跟妻子说，“我晚上就住家里了，不回去了啊。”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，他辗转难眠，小时候，跟父母一起搬进这个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似乎只是一眨

眼，自己离开这个家，离开这个房间，已经十几年了，自己已人到中年，而父母，也正不可遏止地老去。

有一次，他和妻子拌了嘴，一生气，他离开了家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第一次摔门而出。出了小区，他却茫然不知往哪里去。恰好有辆公交车过来，也不管是几路，他跳了上去，晃晃悠悠、恍恍惚惚到了终点站，下车一看，竟然来到了父母家附近。走到了家楼下，抬头看看，家里的灯都关了，父母已经睡了。他悄悄地上楼，用钥匙打开了门，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他没有惊动父母。和衣躺下，想了想，他还是给妻子发了条信息：“我回家了。”又细想想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赶紧又补发了一条：“我在父母家。”

儿子初三和高三那两年，为了照顾好儿子，他和妻子都忙得脚不沾地，也很少有时间去看望父母。儿子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他第一时间拨通了父母家的座机，电话刚响了一声，就接通了，他知道，老两口一定是守在电话机旁的。那一晚，他的家，还有十几公里外的父母家，都是灯火通明，幸福的灯光，将这一大家子人的脸，都照得又红又亮。

儿子上大学后，有一次打电话给他，问他在哪儿呢？他告诉儿子，在家里呢。儿子闻声却顿了一下，问他，你是在我们家，还是爷爷奶奶家？那天，他还真是在父母家。他笑笑，你爷爷奶奶家呢。儿子说，那正好，你把手机给奶奶，我跟她讲讲话。他将手机给了老母亲，老母亲微微颤抖着手，接过了手机。听着他们祖孙的通话，他的眼睛，

忽然有点湿湿的。

46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；62岁那年，母亲也去世了。那个他从小长大的家，彻底空了。他将父母遗留下来的房子卖了，全拿去给儿子还了房贷。

他失去了一个家。他多了一个家——儿子的家。儿子在几百公里外的省城工作，结了婚，买了新房子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小区外的街心公园，跟几个老伙伴打牌，忽然，手机响了，是儿子打来的。儿子问：“爸，我回家了，你在哪呢？”他赶紧放下牌，一路小跑着回家。儿子站在家门口。他问儿子，你咋不自己开门进家啊。儿子说，我出差路过，没带家里钥匙。他开了门，忙给妻子打电话，“快回来，儿子回家了！”

儿子在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拉起行李箱，要走。对他和妻子说：“爸，妈，我回……回去了。”

他清晰地听到，儿子是说“回去”，多么熟悉的一个词。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往眼眶涌。他使劲憋了回去。儿子出了门，回头说，“过几天就放暑假了，我们带你孙女回家来住几天啊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他和妻子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儿子的背影。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，儿子扭回头，挥了挥手，儿子看到，自己家的阳台多么像一个屋檐，而屋檐之下，是自己最爱的，正一日日老去的父母。



朝花夕拾

■王杏芳

凡间有幸嗦螺蛳

前不久，我带着班里学生参加了衙前镇杨汛村首届螺蛳节志愿采风活动。开幕式还原了以前耙螺蛳的场景，看着这一幕，我的思绪飘到了那久远的年代……

萧山有很多关于螺蛳的俗语，如：“笃螺蛳过酒，强盗来了勿肯走。”“清明螺，抵只鹅。”萧山还有很多螺蛳的经典做法，如酱爆螺蛳、韭菜炒螺蛳肉、上汤螺蛳、霉干菜蒸螺蛳等等。

自我记事起，螺蛳就成了我们家不可或缺的菜，那时，物质很匮乏，加上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，也经常会断粮或没有下饭的菜。姐姐看家里缺菜，总会带上她的弟弟妹妹说：“走，我们摸螺蛳去。”于是，暑假酷热的午后，我家边上的池塘里总有我们三兄妹的身影。

在池塘浅水区的石缝里，螺蛳很少，因为早被村里的哑巴奶奶摸得精光。她是摸螺蛳专业户，卖螺蛳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。说到专业户，还有我二舅和我姑父，他们都是耙螺蛳的高手。没办法，我们兄妹仨只能到深水区去摸螺蛳。虽然那时我只有七八岁，但我已经学会了游泳，跟着哥哥姐姐带上脸盆、脚盆开始了我们的摸螺蛳大冒险。摸螺蛳是个冒险的活，因为有一次，我的手往石缝深处摸进去，竟然摸到了一条水蛇。由于心有余悸，我的手都不敢触碰那个深水处的石缝。而此时姐姐哥哥总是一把大把摸出来往盆里放，可我就那么零星几颗。最后，老爹笃螺蛳下酒那个惬意和我们家人有了“荤菜”的幸福样貌鼓励了我，我鼓足勇气，眼睛紧闭，往岩缝深处探摸。“哈哈，你们看，我也抓了一把！”我兴奋得举起小手在空中炫耀。

摸来的螺蛳需要养上一晚，我们称之为“出清”。第二天母亲就会把螺蛳屁股剪掉，这样螺蛳煮熟就容易嗦出来，如果嗦不出，就用筷子把螺蛳肉往里顶一下，或者在螺蛳屁股后面先嗦一下，这样，螺蛳肉基本能嗦出来了。

一个地方的螺蛳被我们“扫荡”后，我们就寻找新的地盘，村里的每个池塘、每一条沟渠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有时母亲等我们很久还没回家，就会拿着一根长竹竿到处找我们，就像赶鸭子一样地赶我们上岸。母亲是不担心我们下水的，因为她知道她的三个孩子都是游泳健将，她最小的孩子也有了两年以上的“泳龄”了，还曾游到池中央救回过一个比她大两三岁的小伙伴。

最享受的就是一家人围坐一桌，几盆螺蛳摆满了桌子，母亲把蒸螺蛳放上葱花和酱油，挑上一朵猪油，那简直是“脂欲流香满屋”了。大家专注地吮着螺蛳，“啪嗒啪嗒”的声响此起彼伏，还有父亲一口螺蛳一口黄酒的滋味，吃出了“有幸凡间尝此物，一杯黄酒世无争”的格调。有时，母亲也会变换着螺蛳的烹饪方法，改蒸为炒，每一种做法我们都觉得是人间美味。有一回，我吃完了平时的饭量，又添了一碗，然后连螺蛳汤汁都一并拌饭吃光。母亲笑着说“饭桶”，我笑，一屋子人跟着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巧手厨香引客魂，佳肴何必羨豪门，清汤寡水的饭桌上有了螺蛳这道荤菜，给原本贫困的家庭带来了味蕾上的满足和幸福。

今天，螺蛳不仅是美食，更是历史和文化的传承，成了我们快乐的源泉之一。

湘湖诗会

■潘开宇

丁香

伴一只青鸟
翩跹自远古的时光
此刻
三峡暮色渐深
长江从水天一色到烟波浩渺
孤帆远去
丁香花开无主
花落无常

把一首《摊破浣溪沙》
放入南唐春风中
连同醇酒、丝竹、五代的烽火
锁进重楼
丁香结
便结出绵绵密密的愁思

将一缕愁思
隐入时光的光影里
千年后
隔着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
与油纸伞下的女子
不期而遇

风景独好

看不够的南北湖

南北湖的名声，早有耳闻，想去走走看看，奈何春雨绵绵无绝期，许久未能成行。周二，天空放晴，暖日和风，约上几位朋友，前往海盐。

南北湖位于杭州湾北岸海盐境内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是我国唯一融山、海、湖为一体的风景区。

考斯特沿湖岸绕行一周之后，司机师傅径直将车开上了南木山。山顶上有一座大院，院墙内草木繁盛，青绿一片。苍松翠柏间竖立着一组人物雕塑，面朝大海的是孔老夫子，他前方两边是颜回、曾参、子思、孟轲“四配”像。穿过南面的月洞门，就来到了“白云阁”，阁为三层正方形的仿古建筑，是南北湖观赏山、海、湖全景的最佳去处。

登上白云阁，游目骋怀，远方天光云影，江流宛转，杭州湾敞开了胸膛，海浪翻涌，气势恢宏。转过目光，锁定在钱江潮的起潮点，只见白云飞处，涛声四起，翻江倒海的潮水，似千军万马向前奔跑。再把眼眉放低，整个湖区尽收眼底，山清水秀，杨柳依依，小桥风满袖，流水桃红。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对南北湖有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山有层次，水有曲折，海有奇景，集雄健与雅秀于一处，比瘦西湖逸秀，比西子湖玲珑，能兼两者之长”。

下山后，走进北湖村，参观“海盐县生物

多样性体验馆”。体验馆面积不大，主要展示和介绍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科普知识，其中对湿地保护与候鸟迁徙说得最为透彻。南北湖，拥有近海湿地、河流湿地、沼泽湿地、人工湿地四大类湿地，是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重要驿站，每到鸟类迁徙的季节，大量的鸟类在这一带休憩觅食，最多时可见到300多种鸟。虽说只是走马观花，却增长了不少关于鸟类的知识。候鸟，是指春秋两季沿着比较稳定的路线，在繁殖区与越冬区之间进行迁徙的鸟类，如雁、家燕、鸪科、鹡鸰科、莺科等。候鸟，又分夏候鸟、冬候鸟、旅鸟、迷鸟。还有另一种鸟叫留鸟，终年栖息于同一地区，它是不进行远距离迁徙的鸟类，如喜鹊、麻雀。

橘苑，位于南北湖的北湖，在胡家湾的附近。此处湖面略小，岸线曲折，亭台、水榭、栈道点缀其间；大片大片的芦苇，摇摆着枯黄的苇秆，菖蒲的嫩绿跃出淤泥，鱼儿戏嬉，水鸟游弋，萧疏野趣。岸边小路弯弯，坡上草色青青，连片的橘子老树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竹林的边际，这里就是北湖的亮眼之处“湿地保护区”。放眼望去，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画卷，自然、纯粹、安逸。

一农家小院隐于橘园中，小院用材简陋，竹篱笆、灰瓦、碎石连接成一段段的墙体。院门大红灯笼高挂，一对福字贴在黑漆

门上，门堦方方正正，门头上覆盖着厚厚的茅草，一条石板小道穿门而入，路右侧是散乱的菜园和零星的果树，左手边的空间里放置了石桌石凳，像是一个露天餐吧。再往前走十几个台阶，一宽大的道地尽头是五开间的老宅，木窗木门，泥墙斑驳，百年前的古井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具，猪槽、石栏凳、石磨……妥妥的农耕人家。

听主人介绍，这周边原先住有不少农户，在湖区整治时，已搬迁至别处安置，腾出了一方清静之地，供人们休闲游玩，供候鸟栖息繁衍。

时光清浅，午后的小院尤为恬静。融融翠野，远山近水，光影交融，少有纷扰。长条桌上摆放着水果、瓜子、罗汉豆，还有几碟海盐特色的糕点：朱氏梅花、尺糕、松子糕、萝卜丝饼……服务生给每位客人泡上了“云岫茶”，说是早上刚从山上采来的明前新茶，此茶细嫩卷曲，色泽碧绿，芽毫显露，清香味醇。

天色近晚，乘车上山，去到半山的一家小酒馆晚餐。弯弯山路，渐渐晚风，十几分钟后，就到了“湖山春意”。

房屋的外形简洁，色调清雅，可以想见，设计师还是下了一番不小的功夫。徽派风格的创意，本土文化的渗透，江南庭院的小景搭配，清晰、流畅、明了，就连过

道、露台、围墙、屋角同样加入了怀旧的元素，轻轻几笔，勾勒出不同一般的韵味。此时，天空微蓝，白日溶入了黄昏，清风摇晃，松涛阵阵。信步走下台阶，院中红肥绿瘦，一花一木皆含诗意，素雅之气浸身，叫人满心欢喜。站在大露台上，手扶护栏，闲情逸致涌上心头，一个回头，一个转身，不同的景象呈现在眼前，暮色中的南北湖，正被夜的画笔一点一点晕染，波粼茫茫，山谷低沉，幽远而古朴的气息骤然升起。

来到室内，则是另一番气氛，现代艺术的巧思围堵了上来，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、叠加、穿插。西式的铝合金门窗，大落地玻璃，米黄色窗纱，柔和的光源，吊灯、壁灯、台灯、地灯……配合上中式风格的家具，书画高洁，焚香煮茶，小摆件、花卉、盆景的布局，清雅之气飞扬。

那天，在南北湖景区待了有八九个小时，但许多人文、山林、湖塘景点都不曾走到，云岫庵、鹰寮顶、蝴蝶岛、白鹭洲、西润草堂、黄源藏书楼……

“春茶秋橘冬鸟腊，夏至杨梅满山红，桃熟笋肥枇杷黄，松花寒露两覃鲜”。海盐的朋友大车说，南北湖不仅有清丽的景致，还有不少土特产，他的最爱是黄沙坞柑橘，尤其是本山蜜橘，色泽金黄、甜中略酸、皮薄肉厚汁鲜。

从灶台上散出来，我贪婪地吸一口清气。田埂还在，宽度没变，S型的曲度没变，我忽然就闻到了田野里甘蔗的甘甜，那么熟悉的味道，青皮的，红皮的一大片，挺拔的也有向决沟一边歪着的，我的口水忽然就汪了出来。风吹过，长长的叶子舞动了起来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似乎还听到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甘蔗齐根掰断的声音，我等着外公从甘蔗的缝隙间探出头来，黝黑的脸庞，弯弯的眉眼，盛满笑意。“囡囡乖，别走远啊。”

我还想要回过头去，看看一大一小两行脚印，一行也行，看湿漉漉的泥土印着一双赤脚，深深浅浅的五个脚趾印。我闭了闭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一些画面重新浮现，水桶里的鱼、竹篮里的瓜、被鸟啄了小口子的番茄、外公说背不动我时“嗯哼、嗯哼”的喉音。年代过于久远，骑在外公脖子上，搂着他的额头，外公迈沟渠时猛地一纵，我的下巴碰到外公的头上，蹭着外公那么短的头发，有点扎，外公的头被我磕痛了吗？不是红了，我不清楚呀，我想凑近一点，我想怎么也无法凑近一点，诸般酸楚汇在眉间眼角喉头，画面渐渐模糊，再也无法聚拢。

田埂的土不硬，我穿着高跟鞋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，脚印都嵌到泥土里面去了，“外公，囡囡没走远啊！”

莫回头看，又回头看，那么深的一行脚印，都嵌到泥土里面去了……

凡人脸谱

世上只有外公好

小舅家我最小的表妹定在光棍节脱单，可喜可贺呀，我提着礼物去外公家。虽说，生活节奏快了，亲情也在蹉跎中渐行渐远。还好外公的那句“囡囡乖，别走远啊”，我咀嚼到今天，犹带甘甜。

从家出发，我走路去，我想走那条田埂小路，只是我不知道，那田埂还在不在？那沟渠还留未留？

那是条小时候常走的路，从东头到西头直线算大概有两三里地，印象深的，是每次有脚走着去，回来腿就挂在外公肩膀上了，那時候多大呀，应该也有五六岁了吧。

我家和外公家邻村，中间有斗柄状的池塘隔开，池塘不大，水是从外河引来的活水，池塘的斗柄就是大河与小池连接的沟渠。沟渠的两壁是石块砌的，石块的缝隙间螺蛳很多，数清明螺最肥，梅雨季节，渠里的水很浊，鱼就多，鲤鱼、鲫鱼、小白条……外公赤脚下去，手里把着渔网，流水没过他的腰，身体像磁石般紧紧吸附着湿漉漉的衣服，逆着水流慢慢行走。我坐在渠边的石头上，石头上放着装鱼的水桶，外公时不时回头叮嘱一句：“囡囡乖，别走远啊。”弯弯的眉眼，盛满笑意。

从小，我就喜欢去外公家，外婆很忙，忙着念经，姨妈很忙，忙着做手工活儿，在很高很宽的水格子窗下，舅舅是难得见的，外公也总是在田地地头忙，但只要我去了，他就不忙了，给我找各种吃的，外公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，她里有摘不完的瓜

果，黄金瓜、雪梨头瓜、西红柿、甘蔗、花生、玉米……他会一手提个竹篮子，一手抱我在怀里，或举高高让我坐在肩上，到地头，才放下我，说：“囡囡乖，别走远啊。”

后来，慢慢就长大了，去外公家次数渐渐就少了。

外公不再背我，不再背着我转悠在田间地头，外公穿梭在两三里田埂上的身影旁已不见了我，但每次见外公，他的手和肩总有一边是沉的，是瓜果蔬菜，或者自制的点心，麦糊烧、南瓜饼……毛巾裹着的，一打开，冒腾腾的气，散浓浓的香，我食指大动，拎起来便往嘴里送。

拎起来便往嘴里送的，还有皮子冻，只有冬天才吃得到，外公穿着棉大衣呵着白气上凌晨的集市买的，买来亲手做的，晶晶亮的，切成指头大小的条，满满当当地一碗碗，Q弹Q弹的，用手指拎着，怎么摇晃都不会断，常是边吃边玩，转眼工夫，满满海碗就少了一角，野猫投胎的呀，吃完了皮子冻还忙着嘬手指头，挨个嘬，得嘬完指头上淡淡的咸味。

这样的皮子冻，现在的饭店也有，是冷菜，同伴说好吃，我没接话，不动声色地，努力捕捉一些熟悉的口感，口感没捕捉到，喉咙倒是堵得慌，平时滴酒不沾的人，把脸埋进杯里，就着回味，一杯酒很快见了底。

再后来，我结婚了，婆家近得很，外公家、婆家、妈家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。怀